壮丽70年·奋斗新时代

清碧南流铸丰碑

——引滦入津工程沿线的见闻与思考

■本报记者 侯 磊

百年津城，海河起点三岔河口，“母子盼水”大型雕塑孑然耸立。

抬头，仰望。18米高的大理石三角形碑座上，汉白玉雕刻的母亲形象怀抱婴儿、目视碧波，似乎在凝思海河的今昔。碑座侧面，邓小平同志题写的“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”9个大字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这是一座矗立在天津人心中的丰碑！碑下，清澈的河水滚滚奔流，似乎在向人们讲述那段峥嵘岁月。

决心如磐，只为人民享甘甜

“津门极望气蒙蒙，泛地浮天海势东。”清初，孔尚任曾如此描述天津。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，位于渤海湾畔、依河临海的天津，却曾因水源问题被卡住了发展的“命门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京津冀遭遇严重干旱，用水紧张使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，海河成了天津人民赖以生存的“蓄水池”。而历史上，海潮倒灌对海河造成污染——泡茶，是苦的；熬粥，是咸的。“天津一大怪，自来水腌咸菜”，成了这座城市的写照。

2200多年前，秦国水工郑国西引泾水东注洛水，修建郑国渠，拉开我国跨流域调水的历史大幕。没承想，新中国成立多年后，河湖纵横的北国水乡竟遭受缺水之虞——天津在干渴中挣扎！

危急之中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做出引滦入津、从河北跨区域调水的决策。这是我国首次下达跨区域调水的开工令。成败与否，系于多方合作。两天后，天津便成立了引滦入津工程指挥部。此后，又调集160多家单位，组成十几万人的参建大军。

攻坚克难，当然少不了人民子弟兵的身影！

“我们保证把滦河水引过来！”1981年夏，时任铁道兵第八师师长刘敏、政委张景喜和副参谋长景春阳，在天津市领导办公室立下军令状。他们的话，道出了驻津官兵的心声。

原66军198师干部于印其接到命令时，正在天津北郊进行军事训练。跟大多数战友一样，当时的他对工程建设知识几乎一无所知。“欧洲隧道施工，每掘进一公里，平均死亡7人；日本的技术要先进些，每公里死亡4人……”为给官兵普及相关知识，部队组织观看有关隧道施工的纪录片。

无疑，工程建设同样需要奉献和牺牲。更何况，引滦入津工程的隧道建设需穿过200多处地质断层，难度更大、风险更高。即便如此，于印其和100多名战友毅然决然向迁西工地进发了。

“为了人民享甘甜，我们吃点苦算个啥。”工程全面开工前，先遣部队便开足马力、日夜不停地干了起来。塌方、滑坡、渗水……面对施工中的“拦路虎”，数万子弟兵浴血奋战、顽强拼搏，广大群众甩开臂膀、不甘落后。军民合力的那股劲头，气壮山河！

燕山巍巍清流过，滦水悠悠润津门。1983年9月11日，天津人民终于尝到了甘甜的滦河水。彼时，距国务院计划竣工期还有近两年。从此，天津人民口中的“一大怪”被甩进了广袤的渤海湾。

奉献牺牲，不待青史留英名

“滦河水是甜的，这甘甜中我却品出一丝苦涩。”多年后提及往事，90多岁的刘敏眼里泛着泪花。他说，引滦入津工程是子弟兵和各界群众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。

隧道工程，堪称水利工程建设的世界性难题。引滦入津建设的“卡脖子”工程，就是穿越地质年龄古老的燕山山脉，在200多处断层中修建一条超过12公里的引水隧洞。上级命令参建部队担负长约9.69公里的景忠山隧洞施工任务。

“地下水长流，塌方没个头，石如豆腐渣，谁见谁发愁。”回想当年岁月，刘敏感慨良多。他说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如果按正常挖掘速度，即便两头同时开挖也要15年才能完工。为此，参建官兵采取“长隧短打”的方式，除隧洞进出口外，又同时开凿17个支洞，从36个工作面同时掘进，仅用1年零4个月就将隧洞打通。

然而，冲锋在前就意味着牺牲。

二号洞一个残留的雷管突然爆炸，正在排哑炮的八连七班班长吴铁林因炸伤被抬走，战友王辅英自告奋勇顶上缺位，却被塌落的巨石砸伤。随后，副班长李国江又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……

带领11名战士连夜施工的排长唐喜良，因双腿骨折住进医院。出院后，他带着尚未痊愈的伤口来到工地，不幸又被石头砸中头部，永远倒在了隧洞里。彼时，他口袋里还装着一张准备返乡探亲的车票……

牺牲的故事是令人揪心的，但子弟兵面对牺牲却是无畏与决绝。据统计，在隧洞施工中，参建部队中有6100多人带病带伤坚守一线，107人受伤致残，17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忠骨埋青山，福泽润后人。30多年来，年均10亿立方米的滦河水流经隧洞输供下游，为津城百姓生活、良田耕植和工业生产源源不断提供着滋养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引下，当地建立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，源头污染得到遏制，水质大为好转，如今是清清滦水醉两岸。

春光烂漫，天津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广场周边，不少市民在赏花观景、享受阳光，悠然自得。

“一汪清水，烙上军民情深和津冀同心的历史印记。”此情此景，让天津市水务局干部王延感慨万千。他相信，未来的燕赵大地，必将通过一汪清水的治理实现转型升级，步入生态优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。

鱼水情浓，弄潮时代荡心声

“在这喜迎新春的时刻/我手捧香茶唱支歌/千言万语汇一起/都在我的歌中说/献给光荣的解放军/献给幸福的开拓者……”198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歌唱家于淑珍一首《滦水香茶献亲人》，引发雷鸣般的掌声。

在天津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，至今提起这首歌还能哼上几句。歌声悠扬，颂唱的是子弟兵为人民的大爱，表达的是人民拥护子弟兵的真情。

3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，刘敏至今刻骨铭心。

因部队建设需要，负责引水隧洞建设的铁道兵部队番号被撤销了。消息传来，官兵心里很难接受，将来怎么办？正当刘敏一筹莫展之际，传来了好消息：天津市同意相关部队战士在天津落户转业，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。工程竣工后，许多参与建设的战士留了下来，成为天津人。

“有人民做后盾，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。”刘敏感慨地说。他介绍，工程施工期间，天津市民参加义务劳动达20余万人次，很多群众隔三差五就到现场慰问。

一泓清碧向南流，岁月无声铸丰碑。

为纪念引滦入津工程的建设者，天津人民在河北省迁西县大黑汀引滦枢纽闸北侧山坡上，也修建了一座纪念碑。碑身上的解放军战士塑像，与三岔河口的“母子盼水”雕塑遥相呼应。获得生命之源的天津人民，从未忘记过子弟兵的恩情。

优先考虑驻军建设需求，部队近百项项目列入发展规划；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军人优先优待服务的实施意见》，加强军人优先优待服务；开展“助力军人家庭团圆”活动，为军人配偶、父母和子女提供出行方便……近几年，天津市越来越多的政策支持，更加厚实了拥军根基。

清水南流，英雄的精神不朽。30多年过去了，随着南水北调等多项引水工程的实施，滦河水已不再是引入天津的唯一水源，但前辈留下的引滦精神早已汇融到驻军官兵心中。

京津冀协同发展中，广大官兵防沙治污、生态文明当先锋；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，子弟兵舍生忘死、冲锋陷阵；脱贫攻坚一线，驻军部队走村入户、献计谋策……流动的国防绿早已凝固成群众心中的“最美身影”。

春日的大黑汀水库，柳绿花红。站在引滦枢纽闸旁仰望，猎猎山风中，战士右手拿着安全帽，左手提着风钻，巍然而立，凝望远方，似在向母亲传递滦水南流的佳讯，又似在回味那段无悔的青春年华。

阜外新语

用奋斗谱写青春华章

■杨弘宇

火红五月，草木葱茏，又是一个青春飞扬的季节。

“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，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。”习主席日前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，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、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，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，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。

回首百年风云，无数热血青年为救民族于危亡，不惜舍生取义，慷慨赴难。“高尚的生活，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”，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，当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时，李大钊从容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。正是在他的影响下，毛泽东、邓中夏、恽代英等一大批优秀青年，投身于恢弘壮阔的民族伟业之中。如今，依然不乏牺牲奋斗者奏响的青春凯歌。今年4月，四川木里森林火灾扑救中英勇牺牲的27名森林消防队员，大多为年轻的90后。正是有了这些将自己命运深深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之中的热血青年，才使我们党的事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。

青年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国家强。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，广大青年既面临着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，也肩负着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的时代使命。绿意盎然的长江两岸、生机勃勃的深圳前海、飞架三地的港珠澳大桥……年轻的奋斗者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、对接续奋斗的责任担当，熔铸到共筑中国梦的历史征途之中，与时代共同奔跑，以奋斗逐梦圆梦，就没有什么山峰不能攀登，没有什么河流不能跨越。

马克思说过，青春的光辉、理想的钥匙、生命的意义，乃至人类生存发展全部包含在两个字中——奋斗。今天，积极投身强军实践的青年英杰不胜枚举，从国际联演联训到军事比武竞技，从参与维和行动到亚丁湾护航，无不展现着青年官兵奋斗进取的风采。“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，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。”我们也要看到，追梦的路上，注定不会一马平川；胜利的花朵，从来离不开汗水浇灌。行百里者半九十。距离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越近，越要求青年官兵不懈奋斗、甘于奉献、全力备战，让热血青春在履行使命中闪光。

今天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，人民军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强军兴军的伟大目标。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风起云涌，广大青年官兵当存高远之志，练过硬之功，振进取之气，时刻保持冲锋姿态、战斗状态，用青春点燃梦想，用奋斗托举使命，汇聚起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磅礴力量！

“五一”假期期间，武警郑州支队官兵在嵩山少林风景区重点区域开展执勤巡逻、便民服务，确保游客出行安全。图为执勤战士为受伤儿童检查伤情。

孟凡军摄

一位独龙族士兵的心愿

■李 杰 杨 玺 本报记者 吴 敏

“儿子，你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，回报习主席对我们的牵挂和关怀。”4月27日，独龙族武警战士江豪收到妈妈迪胜华发来的信息，母子俩分享着来自独龙江乡的喜悦。

“4月10日，习主席的回信传到独龙江乡，乡亲们穿上节日盛装，在卡雀哇广场载歌载舞。”迪胜华说，独龙族乡亲不会忘记，党的恩情比独龙江水更深远悠长。

半个世纪前，一队边防官兵进驻独龙江乡马库村。独龙族群众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生活场景让官兵们心情沉重。为了帮助村民脱贫，边防官兵带领独龙族人砸石扛木，推平山包，搭建简易教室，办起成人识字班和儿童启蒙班。从此，世代刀耕火种的独龙族有了自己的学校，与世隔绝的马库村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。

30多年前，一名独龙族群众在劳作时被毒蛇咬伤，眼看命在旦夕却缺少解毒药品，武警官兵冒着生命危险，用嘴为受伤群众吸出蛇毒。

5年前，5岁的独龙族女童普艳芳身上大面积烧伤，武警官兵闻讯紧急施救，辗转贡山、保山、北京，成功挽救了孩子的生命。

一桩桩，一件件，党的恩情、子弟兵的深情被独龙族乡亲口口相传，江豪也在耳濡目染中，渴望成为族人口中的“亲人子弟兵”。

2018年9月，江豪穿过武警官兵打通的高黎贡山独龙江隧道，来到武警云南总队怒江支队，成为武警部队唯一的独龙族战士。新兵下队时，副支队长魏利强叮嘱中队长刘斌：“这棵‘独苗苗’，一定要培养好！”

刘斌观察发现，江豪喜欢独处，不愿与战友交流。

一次训练间隙，刘斌跟江豪拉起家常。江豪告诉刘斌，自己从小在大山里长大，入伍前只会说独龙语，到部队后才学了几句简单的普通话。平日里，江豪与战友说话很少，渐渐关上沟通大门。

找准病因，方能对症下药。刘斌利用饭前小演讲、新闻点评等时机，有意让江豪登台亮相，指定班长欧鹏和素质过硬的列兵玉富有与他结对子，帮助他学汉字、讲普通话。江豪的汉语水平稳步提升。

过了语言沟通关，江豪又面临军事训练这一道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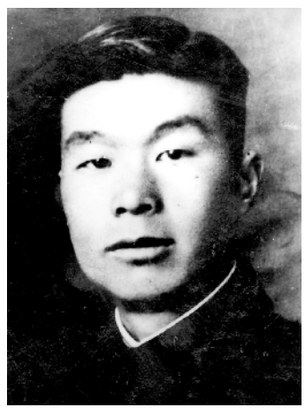
“注意后倒时腹部要紧贴杠，当肩部接近与杠垂直时两手用力推杠……”班长欧鹏一次次向江豪讲解单杆立臂上的动作要领。

江豪的身体协调性不太好，但他不认输，崭新的战术手套半个月就被磨破了，手掌渐渐布满老茧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江豪成功突破单双杠1至5练习。支队组织器械会操，中队夺冠，江豪激动得满眼泪花。

今年4月中旬，刘斌组织官兵学习习主席给独龙江乡群众的回信，江豪深情讲述家乡新变化：“过去，全家住在木头房，没有自来水，也不通电，前临怒江、背靠大山，族人出乡至少要走3天山路，碰上大雪封山还会饿肚子。如今，在党和政府帮助下，漂亮的楼房建起来了，水电通了，路也修好了。”

“是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关怀，让我的家乡变化日新月异；是组织和部队的培养，我才有了今天。”江豪说，集体生日晚会上他许了两个愿望——入党和留队，要为家乡和人民作出更多贡献。

毛培春：对党忠诚的“无名英雄”



毛培春像（资料照片）。

新华社发

新华社南京5月2日电 （记者**邱冰清**）在江苏淮安的盱眙县历史文化博物馆“人文荟萃 英才辈出”展区，有一块展板展示着毛培春的事迹。

毛培春，1917年出生于盱眙县，1933年到县立医院当看护，1935年考入军政部医务署，在南京国民党监狱医务处任看护。在此期间，他对共产党员提供帮助，帮助被押同志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络，同时也向他们学习进步知识。

“小学毕业即失学，南京中央军监招考看护士，便往投考，幸而录取。我虽失学，但求知欲未失，在中央军监服务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……便至监房铁窗下听他们讲些社会科学、哲学，读些指定的参考书，同时听他们谈些共产党的历史……这种生活是富有味道的。”当年，毛培春在“艺术人才登记存底表”上这样写着。

1938年经介绍，毛培春前往延安，在陕北公学学习，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9月，毛培春按照党的指示，以进步青年身份到阎锡山第二战区政治部宣传处工作。党组织给他的任务是“以阎锡山部为跳板，长期埋伏，深入嫡系，打入核心，掌握敌人情报”。毛培春为共产党在山西打击阎锡山旧军的进攻，在绥德驱逐何绍南及摧垮其党政军机构起了一定作用。

1940年春，毛培春趁第二战区政治部混乱之机，离开榆林到洛川，找到国民党洛川专员余正东。1942年洛川成立以余正东为首的“特联汇报处”，毛培春的活动与军统局西北特侦站薛邦才领导的“延安内线组”编在一个小组，他利用这一条件获得了薛邦才在边区的特务线索。

1943年2月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马应海担任毛培春的地下交通员。后毛培春吸收马应海加入军统，使他取得了进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身份。从此，他们一起在西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工作，常驻洛川。

毛培春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，报告了大批的敌特机关派到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名单，这对党纯洁革命队伍，镇压敌特破坏分子，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，推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。

1948年4月中旬，毛培春遵照延安保安处“随敌溃退，继续坚持工作”的指示，跟随胡宗南第17师最后撤出延安。4月27日行至白水县石头村，遭我军伏击，敌机扫射轰炸，不幸中弹牺牲。

直到毛培春牺牲，他的家人都不知其“地下党”身份。“我奶奶说他回家都骑着马、穿着国民党军服、带着勤务兵，放下点生活费就走了。盱眙解放后他一直没回来。直到中央来了好几次人找到我们以后，我们才知道他已经牺牲了，才知道他是地下党。”毛培春的孙女毛建平说。

后来，毛建平的父亲在共产党的资助下考上复旦大学，后在中科院工作，20世纪70年代因考虑照顾家庭回到盱眙工作。“我们从未有过烈士后代的优越感，都是踏踏实实工作。”毛建平说，“自己有本事自己做”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为了民族复兴·英雄烈士谱

滕连富同志逝世

本报讯 辽宁省军区正军职退休干部、原空军大连指挥所司令员滕连富同志，因病于2019年1月14日在大连逝世，享年84岁。

滕连富同志系辽宁大连人，1934年11月出生，1962年3月入伍，195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副中队长、大队长、副处长、团长，空军航空兵第39师副师长、第43师师长，空军航空兵第1军副军长等职。

王德光同志逝世

本报讯 河南省军区正军职离休干部、原炮兵指挥学院政委王德光同志，因病于2019年1月20日在郑州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王德光同志系河北大城人，1926年9月出生，193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，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6年12月入伍。历任高射炮兵学校副政委，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委，炮兵指挥学院副政委等职。

杜 捷同志逝世

本报讯 广东省军区正军职离休干部、原南京政治学校校长杜捷同志，因病于2019年1月23日在广州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杜捷同志系陕西华阴人，1920年3月出生，1936年11月入伍，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长沙政治学校训练部副部长、部长、副校长，广州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，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政委等职。